



郑永昌

双枪将下山

中原
農民
社

双枪将下山

郑永昌

中原农民出版社

内 容 提 要

本书是写抗日战争时期，我党领导的冀鲁豫边区的一支武工队与敌人斗争的故事。

中共地下党员田金锁等，不幸被捕押进敌伪据点何家寨。我太行山飞虎武工队为拔掉据点，救出战友，在队长、双枪将丁天庆的率领下，闯五关，走天险，剧场捉汉奸；退敌兵，过渡口，大闹丁邱寺。扶正首，假扮汉奸队，战顽敌，二闯何家寨；施巧计，扰敌花烛夜，出奇兵，三战破敌巢。

书中故事富有传奇色彩，惊险生动，人物栩栩如生，语言清新流畅，堪称抗日战争故事的佳作。

双 枪 将 下 山

郑永昌

责任编辑 韩光玉

中原农民出版社出版
河南省新郑县印刷厂印刷
河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787×1092毫米 32开本 13.125印张 250千字
1987年5月 第1版 1987年5月 第1次印刷
印数：1—26,560册

ISBN 7—80538—001—5/I·2

统一书号：10394·28 定价2.15元

目 录

- 第 一 回 响八县智斗秦辉胜
老少迷巧戏狐狸精……………（ 1 ）
- 第 二 回 假郎君落马陷虎口
真英雄坠骑遭灾情……………（ 17 ）
- 第 三 回 乱坟坑寻人惊奇变
冯小庄卸尸断神魂……………（ 34 ）
- 第 四 回 何二毛刑下施淫威
孔文生妙手救娥眉……………（ 53 ）
- 第 五 回 小英雄鏊窝盗凶信
孔文生虎口戏瘟神……………（ 71 ）

- 第 六 回 常志洪巧骗黑火星
活诸葛妙算狐狸精……………(97)
- 第 七 回 假新娘寨门遭险困
真英雄墙下被活擒……………(125)
- 第 八 回 常志洪奇计救战友
孔文生忍痛审亲人……………(149)
- 第 九 回 武工队飞下太行山
双枪将智赚王老虎……………(177)
- 第 十 回 丁天庆日闯三河城
高志昆药店会战友……………(195)
- 第 十 一 回 双枪将巧出三河城
玉面仙夜闹五凤楼……………(215)
- 第 十 二 回 刘二虎怒劈白毛仙
三英雄计劫杨樱桃……………(237)
- 第 十 三 回 老情夫喜会老情妇
旧仇人恨见旧仇人……………(255)

第十四回 小茶馆戏捉山狸猫
众英雄智闯钟鼓楼……………(274)

第十五回 乌龙河英雄遭险境
丁邱寺恶贼施淫威……………(297)

第十六回 何家寨激战救亲人
武举院藏身遇师尊……………(324)

第十七回 覆棚口放鸽脱危难
柴禾院奋力斗恶敌……………(350)

第十八回 用智慧瞒贼驱疑云
出奇谋歼敌奏凯歌……………(376)

第一回

响八县智斗秦辉胜

老少迷巧戏狐狸精

四一年腊月二十七，

残云遮月星星稀。

良门镇街上冷落无人语，

有个人偷偷哩背个大闺女。

拐弯抹角走得快，

猛然间一阵枪声响得急。

大街上好象整翻浑窝乱了套，

日伪军急得好似屁股上扎蒺藜。

众匪徒后边紧追急如箭，

这个人一转弯来到一家小院里。

且说这个人背着这个闺女，飞步来到一家院里，二话没说，推开屋门，把这闺女先放到床上，用被子盖好，然后回手“光当”又把门关上啦。就在这时候，街前、街后、街左、街右，日本兵、汉奸队、地痞流氓大杂烩，“嗷喽”一声，把这条街围个水泄不通。但只见：长枪、短枪、小马枪，刺刀一片明晃晃；加拿大、大铁把、湖北条、汉阳造、三八式、六〇炮、歪把子机枪寒光照，这会儿算把良门镇填满啦。日伪匪军乱喊叫：“逮住他！”“抓活的！”“瞅见你啦！”

“不出来就开枪啦！”诸位，这是咋回事儿？这里需要给大家补叙几句：这个故事发生在1941年春节前夕。在冀鲁豫边区

有个日本鬼子的重要据点叫“良门镇”，这个镇子很大，三里长的大街，住有上万口人。就在这天下午，保安团抓来一个共产党的女交通员，吊在南大街路西保安团的后院一棵枣树上，乱鞭抽打，眼看被活活打死。这时，从后院“噔噔噔”过来一个二十岁上下精明强干的小伙子，这个小伙是中等身材，相貌英俊，大眼睛、高鼻梁、浓眉毛、红脸膛，黑里透红、红里透亮。上身穿黑色对襟小棉袄，一拉溜九莲灯的扣门儿，紧身可体。下身穿家纺巧织、兜裆、束腿的黑色薄棉裤，头戴一顶深褐色的天津产时兴礼帽，足蹬倒纳千层底的可脚薄棉鞋。行动矫健，举止非凡。敢说此人是谁？干其何事？提起此人是大大的有名，为冀鲁豫边区的抗日民族英雄，姓田名金锁。他自幼跟他父亲田振东学说书，十五岁就自拉自唱，他爹的外号叫“响八县”，他的外号叫“老少迷”。他十六岁那年跟他爹说书到山西，接受我党教育，参加了八路军，练就一手好枪法，百发百中，神出鬼没。那真是：白天打飞鸟，夜里打灯花；要是打敌人，你想跑算白搭：一枪一个、两枪仨，三枪五个、五枪七八，打你的眼眼打瞎，打你的鼻子鼻子打叉，打你的耳朵耳朵搬家，打你的脑袋脑袋开花，打你的嘴嘴打掉半拉，叫你吃不成饭、喝不成茶、说不成话、叫不成妈，那真叫做崩圈、到底、抓瞎，所以又给他送了个外号，叫“独胆英雄神枪手田金锁”。后来，接受组织上交给他的任务，回老家良门镇做地下工作，现在他的身份是西街甲长。只因他会说书，日本鬼子汉奸队的据点里，出出进进都不拦他，昨天晚上得到一份重要情报，这份情报是敌人天明围剿赵家庄的计划，它关系着冀鲁豫边区以上干部三百多人的生命安全。共产党女交通员董玉梅刚把情报

取走，不幸被保安团就抓住啦。田金锁见此情景，真是心如火焚，他立即回家同他爹想出个冒险主意：吃罢晚饭，田大伯到保安团说书，田金锁到保安队给队长刘大赖的三姨太唱“杨宗英下山”。这天晚上他一直唱到穆桂英误陷黑龙潭，正热闹的时候，他却故意把弦弄断，借故回家拿弦，夜入保安团。这时，他趁众匪徒正在听他爹说书，闯了进来。“噗，噗”两刀，结果了看守董玉梅的两个家伙的性命，背起来董玉梅就走。谁知，刚一拐弯，“汪汪汪……”狗一咬被岗哨发现了。当时，有两个家伙一咋唬：“八路军进寨了！”“把女共产党救走了……”“哗！”日本鬼子汉奸队一听就跟鳖翻潭哩样，探照灯照如白昼。霎时间全镇戒严，到处追捕，挨户搜查。就在这时，田金锁背着董玉梅到院里啦。他一进堂屋，恰好田大伯也从保安团回来啦。他父子二人哪敢怠慢，刚把玉梅放到床上，就听见外边“欸欸欸……”一阵紧张的脚步声，紧接着是一阵“咚、咚”的打门声：“开门，开门！”“老子看见你啦！”“不出来就开枪啦！”田金锁闻声向他爹使个眼色，飞步来到门前，隔门缝一看：“啊！”

田金锁紧皱双眉二目睁，
细打量门外这群贼匪兵。
有的是歪戴帽子斜愣眼，
有的是扛肚子凹腰挺着胸。
有的是鬼头鬼脑四下看，
有的是叼着根烟卷装迷瞪。
长枪短枪张着嘴儿，
龇牙咧嘴象发疯。
为首的一瘦一胖不相称，

他那长相画匠难描我难形容。

田金锁见敌人气势汹汹来得快，

心里暗暗吃一惊。

莫不是敌人发现我的行动，

尾追前来下绝情。

我父子牺牲无足道，

关键是送情报不能到天明。

眼前是救玉梅责任重，

我必须沉着冷静见机而行。

且不讲田金锁暗思考，

猛听见一阵恶狼般的喊叫声。

“田金锁，出来！”“老子看见你啦！”田金锁隔门缝看得一清二楚，这是保安团一帮杀人刽子手。这瘦的叫秦辉胜，这胖的叫吕继仁儿，是一对铁杆儿汉奸。此时，他不慌不忙“哗啦”把大门开了。这些货们吓得倒退好几步。

“啊！是二位长官哪！请，请，请！”“嘿嘿，田甲长，黑更半夜的还没睡？”“刚从北门里回来，这就走！”“哎！恐怕这会儿路不好走吧，嘿嘿！你的胆子真大呀！”“干俺这一行，成天跟鬼打交道，习惯啦。”“白天黑夜不休息，单人独骑够累的吧？”这小子说罢一使眼色，“欸！”匪徒们用枪逼近田金锁：“少废话，我问你，刚才你去哪啦？”“啊——哈哈！吃罢晚饭我炖上鸡子就去保安队说书啦。正说着弦断啦，刚才我回来拿弦的时候，三姨太还送给我两瓶酒，今天，也算咱弟兄们有缘，来，进屋都尝尝。”秦辉胜一听，把绿豆眼儿一转，冷冷一笑说：“姓田的，别给咱来这一套，我戒酒啦。”“是呀！田甲长，看来这鸡子是专给俺俩

准备的啦？”这俩货是话里带刺儿，以守待攻。田金锁早看出敌人的心理活动，遂嘿嘿一笑说：“说实话，这两只鸡子不是给您俩准备的，您忘啦，咱这里风俗：腊八祭灶，年节来到，闺女要花，小子要炮；二十三打发灶爷上了天；二十四，扫房子；二十五，割豆腐；二十六，割块肉；二十七，杀只鸡，今个正是腊月二十七，杀鸡过年哩，老兄碰上啦，四海之内皆兄弟嘛，不要说您二位，就是刘队长的三姨太也往我这来，日本的狗头司令也给小弟个面子，看小弟够个朋友，就赏个脸，看着不够朋友，就这三间破草房，请搜吧！”这俩货一听，田金锁是刚中带柔，话里带刺儿，吕继仁儿想：田金锁是三姨太的大红人，三姨太是日本狗头司令的姘头，得罪田金锁没好处，遂换了一副脸儿：“哪里，哪里！老兄公事心切，请老弟原谅，既是老弟相邀，愚兄也就不客气啦！”可秦辉胜这小子一动也不动，冷冷一笑说：“嘿嘿……刘队长进城不在家，我是知道的。我们保安团马团长请你说书你不去，你去巴结那个臭婊子，鬼相信。”“秦参谋！去您那儿唱书，我没去，俺爹去啦。说实话，秦参谋，你看不起那个臭婊子，我可看起三姨太了，她人好，心眼好，手大方，刚才送给我的烟酒都在厨房里放着。刘队长虽然不在家，我能看恁短，吕副官，你说么？”吕继仁儿一听说：“对、对、对！田老弟够朋友！”他冲着秦辉胜就发火：“他妈的，自己一身白毛羽（yǐ），还说人家是妖精，你他妈的老婆跟马团长睡觉谁不知道，你的参谋是从哪里来的？别当我不知道。”列位，敢说吕继仁咋发恁大脾气哩？这里有个原因：因为刘大赖的三姨太张香花，外号“十里香”，是吕继仁的表妹，因十里香长得风流、俊俏，跟日本

的狗头司令勾搭上啦。就靠这，吕继仁儿才当上了副官。所以，秦辉胜一骂“十里香”是臭婊子，他当然听着发火，大骂秦辉胜不是东西。秦辉胜自知失口，干张嘴吃了个哑巴亏，只得平心静气地说：“吕老弟，人吃饭还有咬自己舌头的时候哩，不要意气用事嘛！”“屁！”吕继仁儿说着气呼呼地一语不发。田金锁一看这局面弄僵啦，就说：“算啦，算啦！一半句话值不当哩。都是自己弟兄，来，三姨太送的一瓶北京二锅头，兄弟还没开口，弟兄们都尝尝。”吕继仁儿正在气头上，经田金锁这么一说，特别是听说三姨太送的酒，自然气消八分。加上秦辉胜有些服软，所以，就放下脸来说：“好，愚兄奉陪。”说罢气呼呼地“噎、噎、噎”走进厨房。可秦辉胜这小子一动也不动。田金锁一看就亲热地打招呼：“秦参谋，吕副官过去啦，你也请吧！”“我，嘿嘿……戒酒啦！”田金锁一看这小子不上钩，心里噎噎直跳，心想：这次开门凶多吉少，万一被查出来，俺父子二人同玉梅立刻就有生命危险，不开又不中，事到如今，只得如此了。他暗暗地摸摸怀里揣的那支手枪，将心一横，“噎噎”两步走到门前，用手一拍门：“爹，秦参谋来啦，要到屋里看看，衣裳要穿好哇，开门吧！”“听见啦，我这就起来。”“咳，咳！”随着两声咳嗽，堂屋门“呼啦”开啦。田振东大伯上气不接下气地说：“不知秦参谋驾到，未曾远迎，失敬啊失敬！”秦辉胜这小子绿豆眼儿一翻，手一摆：“算、算、算、算！”田金锁把手一挥说：“请吧！”这小子一看堂屋门里靠左边放着一张床，床上用烂被子盖着一个人。“这里边有人没有？”“有。”“他是谁？”“我姨兄弟儿。”“哪里人？”“北门外三里地小高庄哩。”“干什么的？”“跟

我爹学说书哩。”“有良民证吗？”“有。爹，拿来！”田大伯拿出一张良民证，秦辉胜接过来一看，照片上是个十七八岁的小伙子。“哼！好吧！那就叫他起来对对吧！”“长官，你就开开恩吧！昨天我给他剃头冻着啦，刚吃点药正发汗哩。”“亮弟，汗出来没？”“正在出哩，浑身都湿透啦。”

“啊！”听这声音，显然是个男的。诸位，刚才不是说田金锁把董玉梅放在这床上啦，她去哪儿啦？说实话，没远去，就在这个床上，究竟这个床是啥秘密，现在先不告诉大家。且说秦辉胜一听，嘴说不怕，心里是噤噤直跳，光怕床上是个共产党。两只绿豆眼儿咕噜噜乱转，左手的王八盒子张着嘴儿，颤抖着走向床前：“嘿嘿！响八县，既然是你的姨外甥，秦某略通医道，应该给他看看嘛。”这家伙说罢，就伸手去拉被子角。“秦参谋，这孩子刚发透汗，怕的是中风不语痲病，不能掀哪！”“哎——响八县，不要紧，我这医生不知道病情不好下药嘛！”这小子说罢，田大伯一把没拉住，“唵！”把被子角掀开啦，电灯一明，啊！原来是个刚剃过头的十七八岁的小伙子，因他一脸汗水，加上有点灰尘，脸盘看不清。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吕继仁气呼呼地一个箭步冲进屋里抓住秦辉胜的胳膊大骂：“秦辉胜，别他妈的一点面子也不讲，拿住蚂蚁当大象，咱抓的是女共党，他是个男的，你他妈的连男女都认不出来，你抓个屁！”

“嘿嘿……！吕老兄……我这是一番好意吗……这病你不同意看算啦。”这家伙说着，对着他的亲信一撇嘴，“哗！”进来几个人，“噎、噎、噎……”进里间去啦。田金锁这时也怕这小子再来个突然袭击，把这被子角一掀可就糟啦。此时，他灵机一动，上去抓住秦辉胜的左胳膊，故作发怒：

“秦参谋，你说三姨太送我的酒，你赏脸不赏脸吧？！”

“屁！他懂个啥交情，不赏不赏算啦，骑驴看唱本——走着瞧。”秦辉胜这时真想跟吕继仁儿挤上，又一想不行。三姨太这个臭娘们儿厉害，他要给狗头司令一学，我是吃不完兜着走哇。遂换了换口气说：“吕老兄！田甲长是自己人，不打不成交嘛。走！晕两杯，来个桃园三结义！”“哼！这才象句人话！”说罢朝着里边大骂：“都给我滚出来！”“是！”里边那几个家伙“噔”的一声都蹿了出来。田金锁拢住这帮匪徒，连声招呼，那位同志问啦，董玉梅明明在床上，咋会变成小伙子哩？是这么回事：正当田金锁从屋里出来，开似前阵与敌人周旋之际，田大伯心生一计，就用剃头刀把玉梅的头发一刀剃光，两下就剃光啦，换上田金锁过去穿的旧棉袄，脸上又落上点灰尘没顾上洗，不大会儿这个粉面桃腮的大闺女，就变成一个虎彪彪的小伙子啦。敢说这声音咋能听不出来，这里有个原因，因为董玉梅是冀鲁豫边区的一位宣传队员，跟他的宣传队长申忠英学过说书，因为她有一副好嗓子，装男象男，装女象女，生、旦、净、末、丑样样都学得来。同志们，这您别抬杠，很多有名的大书演员，都有这种本事。话不繁叙，且说田金锁拢住这几个匪徒刚喝了两圈儿酒，有的家伙就出相啦。秦辉胜、吕继仁儿这两小子怕喝多了，酒后误事，遂起身告辞而去。

田金锁就急忙进屋，从床上拉下来董玉梅就走。谁知刚一出堂屋门，就听大门外胡同里，“欸！欸……”一阵紧张的脚步声。田金锁隔门缝向外一看，脸色突然沉下来：“爹！看来是走不成啦。”“这……”田金锁示意他二人先缩回屋去。就在此时，就听见这群匪兵大声喊叫：“田金锁，

您爷儿俩都滚出来！”田大伯遂又把玉梅弄到床上，盖上被子。父子二人相互使了个眼色，来在门前，“呼啦！”把大门开啦！“啊，不好！”“欸”蹿上来几个匪徒，用枪对住他父子的胸口，厉声喝道：“走！”众匪兵不由分说，你推我搡，押着他父子走啦。董玉梅在屋里可是听得清清楚楚。急忙把门一关，左思右想，心潮翻滚，想他父子此去凶多吉少。不由眼角一酸，泪珠儿噗噗嗒嗒可就掉下来了。

好一个共产党员董玉梅，
面对长空泪双垂。
眼看着战友就要成新鬼，
她心里好似扎钢锥。
回想起同金锁学习在三支队
有一次敌人偷袭把俺包围。
他为了掩护俺安全撤退，
单人阻击显神威。
使双枪好似蛟龙出水，
只杀得日伪军胆战心惊魂魄飞，
负了伤面对强敌不气馁，
匪徒们吓得空喊不敢追。
战友们提起他哪个不敬佩，
伤好后，党派他做地下工作把家回。
想不到良门镇俺俩巧相会，
他一见我被捕火烧眉。
黄夜间他趁敌人正入睡，
手疾眼快除强贼。
他只身救我受连累，

转眼间搜查两三回。

眼看着他父子为我去受罪，

眼看着他父子血肉飞。

这件事怎不叫我心肝碎，

这件事怎不叫我火烧眉。

罢罢罢，我不如自首将他父子救，

共产党人天大困难何所畏。

松精山下长流水，

要让那党的形象永远放光辉。

董玉梅主意已定要抬腿，

猛听得前边有人把门插。

且说共产党员董玉梅主意已定，刚一抬腿，就听“砰砰”一阵急促的叩门声。董玉梅的吉凶暂且不表。再说田金锁他父子被带到保安队大队部，一进门，不由倒抽一口冷气，只见大厅里灯笼火把照如白昼，正当中坐着一位匪军官，头戴大沿帽，身穿蛤蟆皮，大嘴岔子鸭蛋眼，一脸横肉，满脸酒气。桌子前边站着八个彪形大汉，手掂二把盒子，横眉冷目，直挺挺地站着。就在此时，猛听见：“带田金锁！”他父子早把性命置之度外，互相使了个眼色，装着没事儿的样子，“噚、噚、噚、噚”走进大厅，只见那一帮匪徒用枪逼住他父子二人：“说，你把她放哪儿去啦，不交出来立即枪毙！”田金锁一看故意装迷：“放穆桂英不难，只要杨宗英一下山，他是王禅老祖的徒弟，骑着鸭嘴兽，手执点钢枪，横扫北国，再有一个小时，穆桂英从黑龙潭救出来没有问题。”“他妈的，少废话，我问的是共产党，不是穆桂英！”刘大赖话音刚落，就听见“咳”了一声。众匪徒回头一看，只

见从后院进来一个二十多岁、穿旗袍烫发头、高跟鞋、抹口红的妖冶女人。谁？正是有名的“十里香”，刘大赖的三姨太。刘大赖一见三姨太来啦，遂“嘿、嘿”一笑：“老三，请坐！”“老刘哇！我让金锁回家拿弦去了，你咋把他抓起来啦？”“老三，你不知道，他一走，那个女共产党就跑掉了，有人怀疑这事儿与他有关！”“锁，我来问你，你怎么一去不回来啦？”“三姨太，这事儿可不怨我呀，刚才我跑着回家，可家是黑灯瞎火的，找了半天才把弦找着。正准备来，叫保安团秦参谋、吕副官缠住啦，我说三姨太正等着我说书哩，得让我赶快走，咳！我不说还好，我一揭你三太太的牌子，秦辉胜发起疯来了。他说三姨太嘛……”说到这儿，金锁看了看四周不吭气啦。刘大赖一听急啦：“他敢说三姨太什么？”“哎……这事儿我不好说呀，你一问吕副官就知道啦。”田金锁话音刚落，这真叫不巧不成书，吕继仁这小子正好跑得满头大汗进来啦。他趴到刘大赖耳朵上一咕咚，刘大赖算恼透啦：“他妈的，我刘某也不是好欺负的……”三姨太还不知道是咋回事儿，问吕继仁道：“表兄，这是咋回事儿？”吕继仁儿又趴到三姨太朵耳上一学说：秦辉胜是如何骂她当舅娘子，怎样看不起她等等。那三姨太一听，脸气得刷白，就冲着刘大赖骂：“哼！你个笨蛋，好坏不分，姑奶奶不是好欺负的！”说罢背过脸去。刘大赖一看三姨太火啦，怕她再跟狗头司令说，对自己没好处，随即骂道：“他妈的，没事找事，都给我滚！”众匪徒哧溜都蹿啦。田金锁一看这情况起身就要告辞，三姨太哪会叫走哇，“锁，你可不能走，马上有事儿我要给你说。今儿个这事都怨秦辉胜这小子啦，回头我找他给你出气。今儿个俺老刘升县大队长啦，是一场大喜，你得唱一